

續傳燈錄卷第八

合六

大鑑下第十二世

天衣懷禪師法嗣八十三人

慧林圓照本禪師

法雲法秀禪師

慧林覺海冲禪師

長蘆應夫禪師

佛曰智才禪師

天盈重元禪師

瑞嚴子鴻禪師

棲賢智遷禪師

淨衆梵言首座

三祖冲會禪師

資壽捷禪師

觀音啓禪師

天章元善禪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孜禪師

澄照慧慈禪師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澄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同旺禪師

鐵佛因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孜禪師

啟靈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曰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贊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開元智諭禪師

永泰智覺禪師

龍華文喜禪師

永泰自仁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已上四十
一人見錄

慈雲慶瑞禪師

靈岩洞旨禪師

桐城詮禪師

淨慧可證禪師

寶林光舜禪師

感慈道賓禪師

泗州宗尚禪師

白塔晦禪師

報恩和禪師

偃峰簡諸禪師

道吾元泰禪師

無為楚仙禪師

報恩應澤禪師

龍門宗貴禪師

顯親順宗禪師

長耳相禪師

薦福恩洪禪師

延福恩禪師

景德普俊禪師

薦福明因禪師

開化惠圓禪師

萬壽和禪師

定法本和尚

長蘆鑑禪師

墨山有琦禪師

上藍文達禪師

法海來山禪師

同慶智珣禪師

上方真禪師

無錫應譚禪師

寶林紹禪師

報恩如寶禪師

芙蓉貞禪師

白雲有禪師

法雨慧深禪師

淨眾擇吉禪師

靈泉和尚

茶亭能和尚

永泰和尚

泗洲惠洪禪師

崇化珣禪師

全詠和尚

已上四十
三人見錄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蘓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髮受具又三年禮辭游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末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刺命師擇居蘓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

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蘓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舡棹船子

下楊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
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
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
居靈岩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
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
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間上是天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
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
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
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
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

緊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
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
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
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
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還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
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
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蘓之靈巖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
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夢積山老

金

四

僧興應軋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
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
場嶺下魯復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
為一咲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
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
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往往參謁

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
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
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旛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
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
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
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
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
牛跡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
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
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
合八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
漏量才補職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

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
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
心片片誰知得唉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喚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錠硬

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
足萬足其或不然道士倒騎牛參上堂寒雨
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
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
識莫恠相瞞參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
光覲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

麼唉我者多晒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為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
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湏
更說破師示疾謂眾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
知事首座大娘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
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

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
監寺惠富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
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
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
如練清風未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

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達化門中
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閒來石上
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違義海咸
歸顧盼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
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悔山
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兵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
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
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
前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
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
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柰舉人用得師
曰你試合六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喫你

上堂召衆曰江山繞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
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
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慕上堂顧大眾曰這箇
為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漂不著

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
觜銚舌底衲僧試為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
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

西密相付為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
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
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
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
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
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

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
八變君不見弄潮湧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
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
菜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
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宜
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

合八

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
得勢俊鵠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
方似猛將出荒郊臨機湧扣敵今日還有麼
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裏金鎌幸遇太平桂向
壁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
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撓脣曰蒼天

倉天復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
肝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遮柏
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擺亮隔僧問如何是
無為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
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
十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
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
頤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
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
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參玄至天水
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木印可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
入檻僧拊掌師曰跔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
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
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木口中食
應時應節即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
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為是世法為是佛法若
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
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
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
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
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
他難足峯前是甚麼鬧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繙白仰
重示齋正威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
煙焰到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彥博以上
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襢躬葬于塔居士
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刲浮圖

金八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開眼覩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
南師曰詰墮也曰乞師指示師呵呵大咈上
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
裏泛錢舟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
德山閻却柱杖千古萬古獨巍巍留與人間
作榜樣

廬山棲賢智遷禪師杭州高氏子僧問一問
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
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
威獐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
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詰杜家問如何
是本來心師曰折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
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
汚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腳跟下好與三十
捧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為衆竭力珍
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瞿瞿瞶瞶覘
拊掌呵呵大咈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

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久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道說法
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
孔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
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孔麼出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

合八

九

初開堂曰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
碎曰恁麼則裏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
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
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為人師曰千鈞之弩曰
大眾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
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

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
如何師曰辟如閑曰為甚麼如此師曰因行
不妨掉辭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
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
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
善財為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
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
動尊師曰寸步千里
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鐵牛生石夾曰如何是換人句師曰三
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著地

曰如何是無事句師曰橫眠大道曰如何是

奇特句師曰的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松長柏短曰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

無内外畢竟是甚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

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師曰教休不肖休須待兩淋頭問如何是
最初句師曰末後問將來曰為甚如此師曰
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秦皇擊缶
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毫頭
何曾知起倒刮火纏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

明眼人為君長懊惱噏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
師子之狀豈免頻申願右邊曰象王之儀寧
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幾野狐
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
處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汀州開元智孜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
藏身稍寬大海中走馬甚窄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晝行三千夜行八百即不問
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
文殊普賢紙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捺起布

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落大地漫漫雲
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
然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
無數一箇箇鼻孔遼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
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三門
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努目揮

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為
甚麼天高地闊師曰窄上堂若論此事朕上
眉毛早是蹉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山僧說
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家初一

句師曰梁王不識曰如何是未後一句師曰
達磨渡江

秀州崇德智澄禪師上堂覲面相呈更無餘
事若也如此豈不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為
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著不得諸禪德
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久曰深秋

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箇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
曰和尚合掌道士辭拳問十二時中如何逃
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有事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瓯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

師曰見之不取曰學人未晚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乾符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入市烏龜曰意旨如何師曰
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一尋寒木自為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

和尚家風蒙指示為人消息又如何師曰新
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
味之談塞斷人口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
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聾耳師
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師
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曰專為流通

曰一任亂道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
見召往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此皆堂頭和
尚提耳訓育終始獎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
便好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
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
人天普會莫有久歷覺場羅叅禪客出來相
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著忙師
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
陀國親行此令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
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學人上
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

為你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嚦蘆嚦問如何是道師曰放汝三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眾急看眼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碎南贍部洲打一捧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

合八

上二

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圓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鑽錦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憊懶又西歸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羨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牆壁有耳
明州啓霞惠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為群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為閒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捧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固明

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
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
沒往還人間天上大眾雖然如是忽被人把
住問你道柱杖子向甚麼處著入如何抵對
還不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床
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
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千差如鐘待扣
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
更須打草鞋行腳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
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狹如大洋海

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曰烏龜
向火曰恁麼則能騎虎頭善把扇尾師以拄
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
平常一句事如何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
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語師曰

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
子辰錦朱砂良久曰大眾會麼久立上堂你
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下且擔取去便
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十字街頭踏不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師曰且縫綬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湏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床下座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間一色無變異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墳仰不及正是無孔鉢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

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隨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磨兩後始知山色翠事難考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眾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目中迷路眼見空

合八

十四

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臺祗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搭西臺一堆一堆一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唉殺當年老子

鑑

汀州開元智譚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私
句師曰片月流輝光含萬象云謝師指示師
曰指示箇什麼云爭奈言猶在耳師曰是什
麼言云片月流輝光含萬象師曰學語之流
問如何是道師曰亘古亘今云目前無異路

機法法靈通心心獨耀卷舒自在隱顯無拘
有時閒爾無踪有時廓周沙界般若光中悉
皆應現塵歷既爾念念皆如說什麼目連鴛
子具大神通到這裏作麼生摸索

處州縉雲縣永泰智覺禪師僧問少林一去
無消息今日殷勤為舉揚師曰月華自照三

千累雲水空隨十萬程云九年面壁當為何
事師曰還提隻犧自西歸乃曰金風浙澗玉
露淒清菊解香苞稻懸嘉穟時清道秦野老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贊嘆不及云如何
是無縫塔師曰風吹不入云如何是塔中人
師曰鼻孔大頭向下乃曰物我寘契顯露直

床下座

杭州龍華文喜禪師初住陸蓮菴僧問如何
是陸蓮境師曰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孽閑凡聖路踏破畫門
來云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一條柳揀杖萬
里作風威乃曰諸仁者且道答伊境不答伊
境若道答伊境山僧眼在什麼處若道不答
伊境又道一徑階前草數株霜後松還相委
悉磨良久曰時時明祖意日日起清風珍重
虔州永泰自仁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
師曰大難看守云看守即易未審作何用師
曰用得即用云學人借用得也無師曰宜饒

用得也祇是別人底乃曰松風凜凜敗葉紛
紛岸柳衰殘猿啼遠岫若也善觀時節方與
諸聖相隣未出得衲僧活計諸仁者當此之
際正好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到處撞開方丈
門且與老胡相見若也一言不契坐具拂開
使行豈不快哉山僧自行脚已來未嘗逢著
一箇半箇何故如此良久曰土曠人稀相逢
者少珍重又曰金風乍扇松竹交陰水月分
明衲僧固措還會麼若有人會得出來通箇
消息山僧與你證據良久曰布袋裏錐子不
出頭者是好手下座

洪州延恩法安禪師姓許氏臨川人少事承

大沙門慕閑出家年二十以通經得度遊方
謁雪賓顯禪師顯歿依天衣懷禪師眾推其
知見又遍應諸家耆宿指目為飽參歸臨川
見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師求
居之十年殿閣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
湖上天台泝淮汝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

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翩然無侶倚杖
於南昌上藍又住武寧之延恩寺寺初以父
子傳貧不能守易以為十方草屋數楹敗床
破簷師安樂之縣令糾豪右謀為一新師嗟
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
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

如歸師與法雲秀為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裝
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力量可以為弟兄
接羽翼而天飛也掌以書招師師讀之一咲
而已或問其故師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
以語道乃令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
也問者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

秀既不能爾又於八達衢頭架大屋泛人乞
飯以養數百闋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
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
丈文書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旦示威
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為厯參諸名宿

既從天衣游衣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
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漏忽大
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
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
寄衣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
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蓉曰
合八
不打這鼓苗公曰恁麼則游山水百無所能
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咲公有辭
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
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續傳燈錄卷第八

卷八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